



南瓜吃不伤

□ 刘海鸣

面对家乡的南瓜，他不能拒绝。他说，看到南瓜就能牵起他的故园之恋

时下，农民种植南瓜的积极性是越来越低了。为什么？不值钱。不值钱不是供过于求，而是有人不爱吃这种口感比较粗糙的食品，更青睐外地来的不甚新鲜但很时令的菜。譬如我们两个上中学的儿女，就无数次对我嘟囔：南瓜水涩汤气，没什么味儿，不好吃。

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

记忆里，在漳河岸边儿的村子，农民的主要蔬菜就是南瓜；也有其他如豆角、西红柿、地瓜、茄子什么的，但都没有南瓜这种结果时间长、产量高、品种多、好作务，且一直吃也吃不伤的蔬菜受用。现时我回想有关南瓜的一切，便不禁身心舒泰，涌起一股对农村质朴生活的幸福感。

在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季节，父亲从容不迫地开始做栽南瓜前的准备工作，这有点像运动员比赛前做热身活动。拌南瓜肥首当其冲，提前预备好牛、羊、鸡、猪、驴的粪便，捣碎，搅匀，挑在田地，刨一个大坑，把牲畜们的粪便倒进去，然后施入圈水，反复搅拌，就好像泥。最后用锹抹平，自然风干，再发酵半个月，才大功告成。

千万不要以为拌南瓜肥如此简单，光挑圈就够你受的——村子在山里，离田地少说也有1公里，来回上坡下沟一整天，挑不了几担就累得气喘吁吁。更难以忍受的是茅房的臭味，熏得人头痛。一天下来，又脏又累，真的是脸不想洗，饭不愿吃，话懒得说，就一个想法——睡觉。

清明回乡扫墓，据本家的三姥爷说，如今的年轻人栽瓜，已不像前辈那样沤农家肥，而直接上化肥；有些懒小子更简单，干脆把南瓜籽撒在大豆地或玉米地，长成甚算甚。

这样结出的瓜能甜么？我有点怀疑。

芳菲已尽的四月，蓝天朗润，阳光柔和。拂着徐徐微风，我和父亲挑着水到田地栽南瓜。种子是去冬母亲从几百只老南瓜中选优挑出来的。做种的瓜须得个大肉厚，表面光亮，甘甜可口；掏出籽后，摊在院中窗台或算子上，晒一两天。这期间，还得防止成群的麻雀和鸡偷吃，于是小孩子就派上了用场。小时候，我经常拿本书，旁边准备一本木棍，看种子，赶麻雀。种子晒干后，母亲会很认真地收起，装入一个家织布缝的小口袋，脚踩凳子，把口袋挂在木楼的大梁上。这样做的原因，也是怕小孩儿偷吃瓜子。太香了，孩子们挡不住它的诱惑。

橙黄的麦粒刚刚归仓，燥热难耐的六月开始了。南瓜们长势很好，硕大墨绿的叶子，壮实带刺的瓜秧，日夜不停地向四周爬蔓，渐渐整个大地便被绿色覆盖。那个绿啊，真令人心醉！这个时节，母亲会带着小孩儿到瓜地薅草、打茬、埋秧。回家时，母亲会捎带一篮猪吃的草或瓜秧；顽童呢，则会采一两朵淡黄色的南瓜花儿，晚上装萤火虫玩。

七月是收获的季节。勤谨人家能最早吃到第一茬南瓜，女主人会很骄傲地给亲戚朋友或左邻右舍送一两个瓜尝鲜。送出的是一份情义，带走的是满面风光。

秋的气息弥漫大地时，你来看吧：房前屋后，河边渠岸，地里卧着的，树上吊着的，草里藏着的；车里推着的，肩上扛着的，院里堆着的，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南瓜。黑的、青的、花的、红的、圆的、扁的、长的、不规则形的，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。在我们村，“走路不小心，苹果碰着头”的事儿少见，南瓜绊倒人的事儿却常有。

寒霜悄没声息地来了。一夜之间，南瓜秧就蔫了，皱巴巴的不甚好看。农人过河到地里割瓜秧，然后用牛车拉回家，置通风阴凉处，防阴雨天，供六畜享用。南瓜收回后，就该分门别类挑拣了。老南瓜放在窑洞底的圪台上，不甚老的砸成南瓜卷儿，挂在院中的晾衣绳上，或切成片撒在房顶上，以备漫长的冬天食用；稍嫩些的，就做了南瓜稠饭。

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，我家的菜蔬基本上就是南瓜：南瓜烧饼、南瓜蒸卷、南瓜稠饭、南瓜和子饭、炒南瓜菜、喝南瓜黏粥……不难想象，每年秋、冬南瓜与我们漫长相处的是怎样的亲密无间、水乳交融。

南瓜真是农民的宝贝圪蛋儿。不要说在灾荒年景，南瓜救过人的命；就是现在，你经常食用，它也不会亏待你。村上的老赤脚医生说：“南瓜利尿通便，解毒养颜，有减肥功效，能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。”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

直到现在，家乡还保留着年三十中午给小孩子吃南瓜稠饭的习俗，俗称：扎根儿。意思是希望小孩像小树一样，从小打好根基，健康向上，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。

前些日子，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游子还乡。临走时，乡亲们送了好多礼物，都被他婉言谢绝；只有一位老婆婆送的两个南瓜，他恭敬地收起，面对家乡的南瓜，他不能拒绝。他说，看到南瓜就能牵起他的故园之恋。

有时候连自己都感到奇怪：南瓜这东西，怎么就吃不伤呢？

花蕊故里话石羊

□ 云朝清

生命中永远不会拒绝的，是大自然赋予的神奇

总有一种情怀，伴随着时光流逝而经久不衰，甚或愈加清晰、浓烈，进而沉淀成一抹暖阳。

一杯清茶，一米阳光，闸门的记忆流水，因这情怀而丰富多彩，生活也因此妙趣横生。莫非，这情怀因我的固执和淳素而感染？像个热恋中的少女，楚楚动人，期盼后面岁月越加美丽……

时光流转，老了青春，淡了情怀，荒了记忆……然而，珍贵的是永不被感情忘记的，就像花蕊故里石羊镇，我先后几十次去那里旅游，每次去都有不同感受，总是被她子般的美吸引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都江堰市石羊镇，古为蜀族人聚居之地，盛于汉晋，宋时取名为竹瓦镇，属永康军辖。元代初更名为三阳镇，属灌州。清代乾隆年间，掘出石羊一只，遂以“石羊场”命名，就是如今石羊镇。这镇古老悠久，故事颇多。

唐代初年，药王孙思邈携徒弟云游到四川青城山，路过一片松林，突然听到几只小鹤不断惊叫。孙思邈瞧见一只大雌鹤，头部低垂，双脚颤抖，不断哀鸣，他心里明白，这只雌鹤一定患了急病。没过多久，几只白鹤飞过，从它们嘴里掉下几片叶子落入病鹤巢中，孙思邈命徒弟把落在地上的叶子捡起来保存好。次日，孙思邈再次来到松林，已听不到病鹤的呻吟声了。抬头仰望，只见几只白鹤在空中盘旋，嘴里又掉下几朵小白花，孙思邈命徒弟捡起落在地上的小白花保存好。此时孙思邈发现病鹤的身子已完全康复，又率领小鹤们嬉戏如常了。

细心的药王观察到白鹤爱去混元顶的峭壁古洞，那生长着一片绿茵茵的野草，野草的花、叶都与往日从白鹤嘴里掉下来的一样。他尝了尝这种药草，发现其根茎中带苦，具有特异的浓郁香气。他猜测到此药或许有活血通经、祛风止痛的作用。于是，他便叫徒弟携药下山，用它对症治病，果然灵验。孙思邈兴奋地吟道：“青城天下幽，川西第一洞。药草过仙鹤，苍穹降良药。这药就叫‘川芎’吧！”

药王将川芎种下青城山，种于石羊境内。每逢川芎收获季节，商贾云集，种植人也因此盆满钵盈，脸上堆满了幸福笑容。

如今，石羊镇风堆社区种植了300余亩的“菊花心川芎”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川芎中药村。好川芎，石羊独有，乡村美景，石羊处处皆有。

前为青城山，后有岷江河，大自然的沉静和机巧，在这里完美结合。特别是雨后的石羊古镇，更是碧水泱泱，绿树掩映，远看浓雾缥缈，近听雨落无声，其灵秀、其温润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李白曾有诗描述成都的富庶和秀丽：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。草树云山如锦绣，秦川得及此间无？”由于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，一到分裂时期，这里就出现独立政权。五代十国时，这里先后建立了前蜀、后蜀，但青史留名，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，也不是文臣武将，而是一位石羊镇土生土长、美若花蕊的夫人。

“花不足以拟其色，蕊差堪状其容。”花蕊夫人据说为前蜀开国皇帝建的妃子徐氏（一说姓费），貌美如花蕊，故称“花蕊夫人”。

花艳总有凋谢时，花蕊夫人的故事流传至今，不仅仅是其容貌让当时君王着迷，更有其才华倾倒了王公贵族。

史传孟昶降宋后，花蕊夫人被宋太祖掳去。刚烈的花蕊夫人不从，在写完最后一首宫词“初离蜀道心将碎，离恨绵绵，度日如年，马上声声闻杜鹃。三千宫女皆花貌，妾最婵娟，此去朝天，只恐君王爱偏”后，投河自尽了（一说是被赵光义射杀而死）。

花蕊不堪蹂躏，诗词留人间。

花蕊夫人像雾像风又像雨，飘忽在历史长河中。后来多少文人雅士，前往这个石羊小镇去探索，去解密，去唏嘘，去叹息……

美景，天然而成；美人，素面朝天。

有一年，有个知名导演，要拍一部青春大片，遍寻俊男美女。偶然光临这里，发现这里青年男女，不用化妆，随便选一个，都符合标准，不禁大喜过望，像个私塾老夫子，摇头晃脑：美哉，美哉也，世上难寻也。

石羊故里，因气候宜人，负氧离子高，使这里亘古就是人居佳地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清晨，你在这里，只要推

开窗户，新翻的泥土气息混合着花香传入口鼻，满目的翠绿。微风轻轻吹拂，扬起淡淡的幽香，莺歌燕舞，演奏着悠扬的乐曲。此时，真想将这美妙的心情，定格在美丽的画卷中。

生命中永远不会拒绝的，是大自然赋予的神奇。

刚入三月的石羊，脆嫩的绿有点浅，像新娘的酒窝。雨或是下得很轻，点点可数，漾在河里，打在干燥的水泥地上、雨棚上；或是下得猛，一阵掠过，撂下一片湿，汪汪的。这样的雨像一场告别，也像一场迎接，浸泡着石羊的嫩绿。春来了，石羊成了一片绿的海洋，不远处，整片整片油菜花开金黄，蜜蜂嗡嗡，转悠在花中，追着辛劳，追着收获。

嫩绿随着三月远去，慢慢成熟，更加娇翠欲滴，去迎夏的忙碌，秋的收获，冬的收藏。

你方歌罢我登场。这里，一年四季，尽有游处：

春赏绿，躬耕于田野采川芎尖，摘草莓；

夏观荷塘月色，游开心农场，嬉戏黑石小河，溅起一朵朵浪花；

秋的丰硕，带来无尽的遐想，躺在石羊金羊村的银杏落叶堆里，做一个长长的丰收梦；

冬雪纷飞，来一壶上好的川芎泡酒，嚼一口满嘴流油、肥而不腻的川芎肘子。

这时，一个经过新、旧社会两重天的当地老夫子，趁着酒兴，由衷感叹，朗诵起了自己创作的打油诗：

石羊是个好地方，

一条河水绕村庄。

春天燕飞绿水响，

夏季蛙鸣稻花香。

秋来银杏金黄装，

冬来炊烟腊肉香。

一年四季都有福，

全靠党的政策棒！

石羊，还真是个好地方！



石壕古道

□ 肖伟

石壕古道挑起两座古城的政治昌

明、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

徐渭明

摄



“宣传”里的诗词情

□ 柯水生



优美的诗词不仅可以作为现成广告语，更能引导人们静下心来认真思索，找到精神力量，寻回精神家园

作为宣传战线的实践者，如果懂策划，有创意，他出手的“作品”注定不同凡响，必会更接地气，更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、贴近实际。那么如何有效地进行宣传策划呢？

在我看来，中华诗词里有不竭的资源。只要喜爱诗词，熟读诗词，活用诗词，总能把平淡干冷的宣传语言变得人文化、诗意化，也能让宣传效果恒远流传，不因一人或一时的变更而随意改变。

从事宣传工作，经常要为当地新的决策或发展思路刷写宣传标语。一块牌子出炉，可没过多久，又得刷写新的标语，再过不久又会因为人事变迁重新定制。且不论浪费财力物力，更搅乱了人们的注意力。

倘若宣传工作加入一些诗词情怀，对于宣传策划，特别是地方广告语言的拟定是很有帮助的。比如宣传地方美酒，就可借用李白《客中作》诗句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”。能让人错把他乡当故乡，美酒的美妙尽显无遗。推介故乡美景，引用李白《春夜洛城闻笛》诗句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。此诗意境很能让人们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。

其实，优美的诗词不仅可以作为现成广告语，更能引导人们静下心来认真思索，找到精神力量，寻回精神家园。

工作和生活中，无论是谁，都需要有精神支柱。当外界不能给予时，我们可以从经典中寻找。有人把财富当支柱，有人把官位当支柱，物质会消逝，虚华靠不住，唯有经典文化源远流长。

宣传工作是引导舆论、服务于党委的中心大局，鼓舞干劲、搅动思想的工作，宣传战线的工作者们需有一份根植于内心的文化追求，以及道德培育和教化责任。以金钱至上，善良与信仰缺失，人们互不信任已是当今社会一个极其需要关注的现象。如何为净化社会风气出力？宣传工作者多读一些诗词名篇，把诗词里的精华融于血脉之中，必然会润物细无声。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这是文天祥在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，在生与死考验面前的从容吟唱。在中华民族诗词源远长河里流淌着不屈的精神之魂，屈原、杜甫、范仲淹、陆游、辛弃疾……他们心忧天下苍生，不少作品都可圈可点，经历的事迹可歌可泣。透过这些誓言悲叹，我们读到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和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。

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，是治国理政、定国安邦的大事。深入思考，舆论宣传工作责任重大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身处宣传战线，更应胸怀广阔、积极作为，即便岗位平凡也要多一些诗情。学学刘禹锡吧，贬谪时能吟出这样的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

很早就听过石壕古道。它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段，穿过硖石关，沿着蜿蜒的山间道路，经过清泉，越过霜林，在崤山余脉间腾挪跌宕，向西消失在大漠落日的苍茫之中。

春雨滋润着古道，尘埃滚向历史深处，扑面的泥土气息，弥漫着汉唐情怀。放眼望去，丝绸之路上跳动着一簇火焰，跋山涉水，向石壕古道而来，那是西出阳关的商队。客商背着茶叶，骡马驮着丝绸，车队运着瓷器，道路上充斥着吆喝之声。骡马拉着沉重的车辆，笨重的车轮滚过古道，沿着崎岖山路缓缓前行，颠簸车辆上落下的铁钉，骡马上脱落的铁马掌，一路上滚落的瓷器，散乱地停留在枯草深处，被岁月的风沙和黄土湮没了，从此便化为历史。

长风浩荡，古道悠悠。远去了商队，消失了马蹄声，繁华过后是苍凉。银枪如林，刀似霜月，战马闪电飞驰，喊杀声响彻云霄。矢如流星，剑吼西风，英武士兵列阵，猎猎旌旗飘扬，风中传递着秦晋的金戈之声，传递着唐宋的鼓角铮鸣。数十万士兵迤逦而行，马蹄声在崤山深谷中回荡，函谷关前陈列兵甲，军容肃整，叩关攻池，剑气绝尘，黑云压城……

战火化为青铜铭文，烈焰映着竹简丝帛，墨迹里泛着唐诗宋词。翻开淡黄的史书，一位伟大的诗人从盛唐中走来。他穿过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一路风餐露宿，沉吟至石壕古道边，看大唐盛世的转折。一首《石壕吏》长歌当哭，沉郁至今。古道注目着杜甫从身边走过，他步履沉重，一脚踏着石壕，一脚迈向长安。从此，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他将国家的兴衰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，诗意图在文学的天空星光闪耀。

诗圣的脚步，丈量着洛阳和长安的距离，都市的繁华，承载着王朝的历史背影。石壕古道挑起两座古城的政治昌明、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。

沿着石壕古道向西，越崤山、穿函谷、过潼关、至长安，官阙高耸入云，金碧辉煌，龙衔宝盖，凤吐流苏，玉辇纵横，金鞭络绎，一派帝王之都壮观景象。

从古长安出发，经甘肃、新疆向西，过中亚、西亚，最终抵达欧洲。所经之地，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，也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原。苍凉大漠中，只听到风沙里的驼铃声，胡杨林在远处地平线上挺立，传递着千年不朽的神话。此后，无论是草原丝绸之路、西南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，它们都是从中国的版图上将触角伸向欧洲和非洲的。而穿过石壕古道的这条绿洲丝绸之路，是最早发达的国际交通枢纽，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着丝绸之路干线的地位。

如今，